

孫

子

冊
六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易進士及第書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總孫星衍易進士書嘉慶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張預曰

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

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

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

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

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

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

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皐，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

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

據通典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

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

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

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

焚之。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

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

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

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燠易燎張預

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
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

箕東壁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天

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

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

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

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

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

四宿卽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

變以兵應之五火卽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

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

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

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

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梅堯臣

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

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

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

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皙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皙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

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葉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卽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

牧註 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
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
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

逆攻之必爲所害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

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

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

杜牧曰若

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
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
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

敵必死戰 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

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

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

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

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

晝止數當然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晝

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

可偶然而爲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

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
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
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

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
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
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